



破浪乘風七快哉
杜遊子重一
襄襄眼中雪物堪
面面裡溪山供剪裁
若說夢占同塵散
去雙飛人似鶯歸來但教
銷得胡夢淨烽火如今未
足哀 日寇降服之次年
青峰尊兄北來仍居舊寓
在而方作茲復錄呈
教正 母多七年秋奉顧隨



DashiGUSUI

女儿眼中的父亲 大师顾随

出色罕见的大师 超群轶伦的巨匠
贯通古今 融会中外
其识照 其思想 其学力 其性情 其胸襟 博大精深 弥洽万有



顾之京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女儿眼中的父亲

大师顾随



李黎黎著

北京出版社



顾之京 著

女儿眼中的父亲 大师顾随

顾随先生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文采过人，书法绝代！这是真正的国宝。
——著名学者周汝昌先生欣闻本书出版而作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 / 顾之京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8

ISBN 978 - 7 - 5008 - 3905 - 7

I . 女… II . 顾… III . 顾随(1897 ~ 1960)—回忆录
IV .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56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8207596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010)62005045

网 址：<http://www. wp - china.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宏信印刷厂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2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求学之路	1
一、背负了父、祖两代求学的宏愿	3
二、祖父是父亲的第一任蒙师	3
三、“与私塾也差不了多少”的县城小学堂	5
四、经历第一次巨大的心灵伤痛	6
五、乡下青年晋京“赶考”	7
六、报考北大国文系却进了英文系	8
第二章 讲坛生涯	11
一、讲坛生涯第一站——山东青州	13
二、短暂的记者、编辑生活	15
三、一个没有学究气的女中教员	16
四、与挚友共度惬意的课余时光	18
五、一对青年诗人的齐鲁畅游	21
六、离“经”叛“道”的国文老师	23
七、“中国的青年到底是有希望的”	25
八、登上最高学府的讲坛	27
九、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29
十、“燕园”课堂盛况	31
十一、叶嘉莹走进顾随老师的讲堂	34

十二、郭预衡深感老师的人格力量	40
十三、难以忘怀的习作指导	42
十四、因劳成疾与病后复出	44
十五、晚年的课堂教学与诗歌朗诵	47
十六、“见过于师，方可承受”	52
第三章 “渴望成为一个小说家”	55
一、向着渴望的目标起步——早期短篇小说	57
二、铁蹄下的控诉与抗争	
——中篇小说《佟二》	62
三、旧时代北方“农村里的众生相”	
——中篇小说《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	65
四、小说中的“人生”需要“诗的描写与表现”	67
附：译作	71
第四章 苦水词人	73
一、印行词集	75
二、对国家民族的忧患 对世事人生的担荷	
——《无病词》与《珠辛词》	81
三、浪漫情怀与现实人生的交织	
——《荒原词》	88
四、中年的人生感悟与热烈的抗敌颂歌	
——《留春词》	94
五、坚贞的操守 爱国的情怀	
——作于沦陷时期的《囊集词》与《濡露词》	100
六、“无病”到“濡露”，六种词集所使用的形象 ..	109
七、“闻角”而兴的晚年词作	
——《闻角词》	112

附 1：和晚唐五代词人之《积木词》	116
附 2：写在烟纸上的词	119
第五章 诗以咏怀	121
一、前期诗作《苦水诗存》	123
二、和晚唐韩偓而成的《和香奁集》	131
三、后期诗作《〈倦驼庵诗稿〉辑存》、《驼庵诗草辑存》	133
四、以《竹庵新稿》为开始的晚年诗作	143
第六章 最后一位杂剧作家	147
一、“南吴北顾”	149
二、散佚殆尽的散套、小令	150
三、取材于史书的杂剧《飞将军》	
——英雄难有用武地的悲叹	154
四、取材于笔记小说的杂剧《再出家》	
——“透网金鳞”的禅理	157
五、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杂剧《祝英台》	
——精诚心志的颂歌	160
六、取材于佛教故事的杂剧《马郎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精神	163
七、自撰情节的杂剧《馋秀才》	
——坚守气节的自心誓言	165
八、取材于《聊斋·连琐》的杂剧《游春记》	
——爱情与生命的礼赞	168
第七章 临池之功	175
一、自幼学书	177

二、作诗作字“为默老烧香”	179
三、周汝昌对老师书法艺术的描述	184
四、对历代碑帖的精审鉴赏	185
五、临写与校点《邓文原章草真迹》	188
六、撰著《章草系说》	191
七、论书绝句	196
八、现存书法大师沈尹默赠弟子顾随的墨宝	199
九、臆测《红楼梦新证》书名题签	208
十、指导弟子书法 教子弟写字	209
第八章 学术研究与治学道路	215
一、学术著作多所散佚	217
二、元曲研究	218
三、词之研究《稼轩词说》与《东坡词说》	222
四、谈禅大著《揣龠录》	227
五、四十年代的诗话、说诗、文话、说文	232
六、治学道路与治学精神	239
七、三四十年代其他学术研究简述	244
八、1952年以后晚年学术研究简述	247
第九章 书斋纪事	251
一、萝月斋	253
二、夜漫漫斋	255
三、习堇庵	257
四、倦驼庵（上）	260
五、倦驼庵（下）	263
六、两三竿竹庵——竹庵	269

第十章 岁华旧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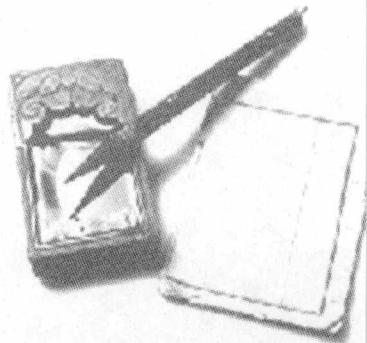
——先父顾随影记	279
尾 言	307
附 录	309
一、先父顾随生平行迹年表	309
二、先父顾随已刊著述要目系年	310
三、先父顾随遗著出版概览	311

第一章



求学之路

我的父亲作为长门长孙，自他出世的那一天起，就背负了父、祖两代人的求学上进的宏愿，再加上他天生好学，禀赋聪慧，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走上一条艰苦却又充溢着欢愉、甚至可以说是享受的求学之路。



一、背负了父、祖两代求学的宏愿

河北省南部大平原上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庄——清河县坝营集,有一户父子两代都是前清秀才的顾姓人家,这是一个地主家庭——19世纪末有一百多亩田产,几处宅院——却又不是纯粹的“地”主,家里还开着一个银号,资本是一万吊钱。由于当时的家长(我的曾祖父)长于经营,到20世纪初田产已有二百多亩,银号的资本也增至一万元。但他的经营本领没有传给他的后辈,他过世之后,家道就日趋中落。就在这个家庭经济上处于上升趋势之时,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二(1897.2.11),顾家的长孙出世了。大约是寄望于他能追随前辈人,而取名“随”。辈分在“宝”字。顾宝随,这就是我的父亲,后来改名顾随,字羡季,别号苦水,晚号驼庵。

我的曾祖父名天祥,他虽经营着田产与银号,却又是一位八股好手,而且他非常之想中举人、会进士,曾几次进京城下“大场”,却终于没有考中。由于全家的生计需要他经营照料,只得放弃科考,而把毕生求上进的大愿寄托在我的祖父身上。祖父名金墀,也是八股好手,同时又长于诗赋,但在他二十余岁时,清政府停止了科举,开办了“学堂”,这就中断了他的“上进”之路。而他又不愿进“洋学堂”,于是又把毕生求上进的大愿转而寄托在他的下一代身上。就这样,我的父亲作为长门长孙,自他出世的那一天起,就背负了父、祖两代人的求学上进的宏愿,再加上他天生好学,禀赋聪慧,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走上一条艰苦却又充溢着欢愉、甚至可以说是享受的求学之路。

二、祖父是父亲的第一任蒙师

当父亲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祖父就教他背诵唐人五绝,四五岁时,祖父带他进了家塾,而塾师就是我的祖父。

父亲后来回忆说:

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

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①

在家塾里，由我的祖父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以及先秦诸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祖父课子甚严，凡讲过的书要求我父亲能回讲、能背诵，每天早晨、上午、下午，即农村所谓“三晌”，都要在书房读书，不但不许离开书房，甚至不许离开书桌。所以上述那些书父亲在十岁前都已全部读完，且能回讲、背诵。而又不仅只读，还练习写。他从七岁起开始练习写文言文，到了八岁，已能做出三五百字的通顺的文章。但祖父毕竟是个旧式的秀才，他没有更好的教学方法，且又望子上进，故而相当严厉。每逢父亲偶有回讲错误或背诵不畅的时候，就会受到责打。这一番苦读，不能不说多少“摧残”了父亲稚弱的身体，但也为他今后的研读、著述、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祖父在当时还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开明的读书人，他自己爱看小说，并且不禁止我父亲读小说，所以像“三国”、“西游”、“封神”、《聊斋》，等等，甚至二三流的诸如《好逑传》、《粉妆楼》等，父亲在十岁前已经完全在学业之余读过了。父亲后来回忆说：“这也养成了我一生爱读小说的‘嗜好’，甚至十五岁时，就萌发了自己也要做一个小说家的愿望。”

也许是先天的禀赋，也许是长于诗赋的祖父不经意中的熏陶，父亲从小就对古典诗歌有着非凡的领悟，甚至可以说是心灵上的感应。因此，每晚听祖父讲唐诗，就成为他一天里最快意的时刻，有时一两句古诗竟能在他眼前演化出一幅幻境。父亲曾记述过七岁时读杜诗而突有领悟的情景：

会先妣归宁，先君子恐废吾读，靳不使从，每夜为讲授旧所成诵之诗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题诸葛武侯祠》诗，方曼声长吟“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案上灯光摇摇颤动者久之，乃挺起而为穗。吾忽觉屋宇墙垣俱化去无有，而吾身乃在空山草木莽苍里也。故乡为大平原，南北亘千余里，东西亦广数百里，其他则

^① 《稼轩词说·卷首》。

列御寇所谓“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者也。山也者，尔时在吾，亦只于纸上识其字，画图中见其形而已。先君子见吾形神有异，诘其故，吾略道所感，先君子微笑，已而不语者久之，是夕遂竟罢讲归寝。^①

祖父是父亲求学路上的第一位蒙师，父亲十岁前在祖父的教诲下，成为一个学业上的“早熟”者，而且决定了他一生所要走的道路。父亲终生不忘慈父的教诲，他在晚年一份履历表的“自传”栏中曾这样写着：“我很感谢我父亲，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文学爱好、研究以及创作的种子，使我越年长，越认定文学是我的终身事业。他又善于讲解，语言明确而有风趣，在讲文学作品的时候，他能够传达出作者的感情；他有着极洪亮而悦耳的嗓音，所以长于朗诵：这一些于我后来做教师、讲课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与私塾也差不了多少”的县城小学堂

1907年初，父亲十一岁，在我曾祖父的主张下，他离开了家塾，考进清河县城的高等小学堂。曾祖父的初衷只是为了当时高小毕业，清政府就可以给个“秀才”的头衔，而我的父亲却是从此走上了与旧式家塾越来越不同的求学之路。

当时的县城高小都是寄宿制，不逢星期日学生连学堂大门口也不许出，而学堂内又是连一个操场也没有的。父亲后来说，每日的生活就是“上班听讲，下班读书”与“私塾也差不了多少”。不过学校开设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课，却打开了父亲这个农村少年的眼界，使他知道了许多过去未曾知道的新事物。而且这所小学还给父亲打下了爱国的思想基础，使他知道作为一个“国民”应当爱国。但是，他在高小期间，已发现自己对科学几乎是个“低能儿”，“博物”（动植物学），“格致”（物理学）等课不懂就全凭背，那时的课文全是文言，对于父亲这个从小背惯了文言文的少年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而算术却成了大难题，只有

^① 《稼轩词说·卷首》。

硬着头皮去应付。直到晚年,他还真诚而幽默地自嘲说:“我不识数。”——父亲真的“不识数”,他似乎也不需要“识数”。记得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随意地翻查着他刚买回的中华书局1948年重版的《辞海》合订本。不知怎么,父亲又说起不识数的话题。我正翻着字典,就有点调皮地问他:“那你查字典的时候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你必能查字典数笔画,那我今天就驳倒你的“不识数”了。不料想父亲竟说:“查字典用不着数笔画,一眼看去,不就知道那是多少画了么!”天哪!我当时目瞪口呆,可又觉得别是父亲看透了我的调皮故意哄我吧,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辞海》上专找笔画稠密的生僻字“考”他。父亲果真一眼就看出偏旁一侧的半个字是多少画,根本用不着常人一样一笔一画地去数!多少年后,我把这事说给我的研究生,他们个个也都无不目瞪口呆!

四、经历第一次巨大的心灵伤痛

1910年父亲高小毕业,考进广平府(今永年县)中学堂。文科的成绩超群,而数理化几门,他说是“益见不行”。他晚年时曾说:“若是在现在,是决不能升级、毕业的。多亏那时一位老师,看我平时老实、规矩,而且文科一类的功课成绩都不错,每次都奉送我一个及格的分数。”

在父亲读中学的第二个暑假(1912年),我的祖母去世了。慈母的归天极大地刺痛了我父亲少年的心。这要从我的曾祖母说起。因为父亲曾在自传中写,母亲“完全是被继祖母折磨死的”。我的曾祖母虽是祖父的续妻,却掌握着家庭内部的全部家政大权。在这个家庭里,她有着类似《红楼梦》中贾母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她本人又有着类似慈禧太后一样专横而暴戾的性格。我的祖母是一位端雅柔弱而又自尊心极强的女子,她和我的祖父感情极好,却得不到婆婆的爱护。平时妯娌们都要在婆母房里做针线活儿,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一天,我的曾祖母不知因了什么不痛快,一肚子气全撒在我祖母身上,她当着众妯娌的面,劈手夺过祖母手里正绱着的一只鞋,挥手用鞋底抽在祖母的脸上,喝令她把刚绱好的线全部拆掉!高雅纤弱而又自尊

的祖母实在受不了这无缘无故的当众羞辱，从此，她脸上再没有了笑容，再没有了红润，整天几乎不说一句话，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不久即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四岁。这可以说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受的第一次巨大伤痛，甚至对他的性格都有一定影响。直到晚年（大约是1958年），他在写“自传”时，回忆及此仍是伤痛不已：“这在我一向脆弱敏感的心灵上，是一个经受不住的打击。从此，我便总是抑郁而伤感。”这份“自传”写到这里他就再也写不下去，直至1960年去世前再没有续写。

祖母的死对于父亲认识旧家庭的本质可能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刚刚开始在山东的中学执教时，即曾着手撰写“家庭改造”的文章，讨论对旧家庭的改造，讨论“理想的新家庭”，明确提出“爱”是组织家庭的基础！

五、乡下青年晋京“赶考”

祖父和父亲各自经历了丧妻和丧母的巨创之后，父子亲情更为深笃。祖父决意在父亲中学毕业后送他进京读大学，这在当时的故乡，在那旧式的大家族，确是开天辟地之举。但祖父是个极有头脑、极有见识的人，他唯一的希望是要儿子读书、上进，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当土财主；他更了解自己的儿子，那个没有爱的大家庭，会毁了儿子的一生！他老人家究竟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大周折，才打通了曾祖母这一关，没有人知道；但专横的老家长能准许长孙念完了中学还不回家学着执掌家业，祖父当年是怎样地一番苦心与用力就不难想象了。

1915年，祖父亲自送父亲上京，报考北京大学。我的三姐之惠在题为《忆父亲顾随》^①的文章里，记述了祖父与父亲进京路上的一段小事：

那时，故乡还没有通汽车，要走两三天旱路才能赶到山东省德州乘火车北上。那是个滴水成冰的严冬大风天气，在一个小客店里宿夜，客房的窗子有很宽的缝

^① 刊于《京华胜地什刹海》，北京出版社出版。

隙，冷风直吹进来。父亲当时年轻，经过一天牲口轿车的颠簸，上床就入睡了，而祖父冻得不能成眠，他怕父亲冻得睡不好，起床与客店主人要了糨糊和纸，一个人登上桌凳糊窗缝。天太冷了，糨糊刷到窗棂上立即凝成冰糊，祖父用手敷在窗棂上，用手温暖化糨糊，待纸能粘在窗上时，祖父的手已冻得僵直不能握拳了。但祖父就这样用了小半夜的时间糊好了窗缝，让我父亲能有一夜的安眠。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他老人家在我出世之前早已撒手西去。但我常常想，如若没有祖父这位“蒙师”的早期教诲，没有祖父对旧家庭的抗争，没有祖父对亲子慈母般的呵护，父亲一生的道路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所以我记述父亲的一生时，忍不住要对他老人家多用一点笔墨。

六、报考北大国文系却进了英文系

父亲顺利地通过了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入学考试，而他后来读的却是英文系。这其间有一个近于“传奇”、看似细微而十分关键的“情节”。我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高足滕茂椿君告诉我，我父亲遇到了一位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大教育家——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父亲入学考试作文成绩优异，惊动了蔡元培先生，他亲自审阅了试卷，发现我父亲文学水平卓异，再读国文系，学业上不可能有更大突破，于是特地邀见我父亲，建议改学西洋文学，以求扩展文学视野、拓宽知识领域，这样才能在今后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父亲接受了蔡先生的建议，于是先被送到天津北洋大学英语系预科专攻英语，两年后转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大英文系，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学理论，学习了西方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翻译了不少英文版短篇小说及诗歌；至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任教时，仍能用流利的英语与英美人交谈；直到晚年，他的书斋里还有整整一架精装本的英文原版小说，时时取下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在北京大